　　《调音师》  
几乎所有人都会揣测调音师最后是死是活，我倾向于死了。  
  
调音师装扮成盲人之后，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怀、金钱和亲近，但是最后却死于非命。人无论伪装成强势的或者弱势的人都可以获得一些便利，然而失去自我的人却会在最终可能失去更多。  
  
调音师在进门看到凶杀之后完全可以制伏凶手，这样被揭穿了盲人的谎言，但是为了逮住凶手保住自己生命都是值得的，但是调音师没有这么做，他似乎沉溺于盲人的精彩演出中而忘却了自己是个正常人。面具戴久了，真的会忘了真正的自己，庄周梦蝶，谁是真正的自己？  
  
有人分析说死者是一位盲人，因为死者神态安详，没有防备。还有对面的邻居开门之后的疑惑表情——这么长的门铃声，邻居一定听到了调音师和杀人者的对话。我觉得这个分析很精彩，对于故事有着点睛之笔的效果。因为调音师“似乎完美”的演技骗了众多的人，就拿马路边他得意洋洋的对老太太说：我扶你过马路这件事情来说。老太太都没有怀疑到他是假盲人，因为老太太的表情是惊讶而不是厌恶。但是：似乎看似完美的演技，天下总会有识破的人。不做真正的自己就会总有破绽，欺骗永远会露出马脚，诚如第一段所言，在没有露出马脚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便利，但是露出马脚的时候那往往是重要的时刻，因为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察觉，失去他们，失去的也许是机会？事业？爱情？友情？信任？我不知道，总之调音师失去了生命。  
  
如果死者是盲人的话，那么杀人者一定是深谙盲人的习性的。因此，在关门之后，她从容不迫，因为盲人在不熟悉的家庭里面只能由主人引领到钢琴那里，然而调音师却自己就开始走了，这让杀人者很惊讶，说了句：我没有料到你会走这边；当调音师撞到了“油漆”，真正的盲人应该是抱怨？或者是不满吧，但是调音师虽然故作镇定但是总有慌乱——为什么 都忘记了把手洗干净再去调钢琴？真正盲人的眼睛也许戴个隐形眼镜就想骗的了杀人者估计很困难吧。然而调音师自己却在自作聪明的认为，自己只有“日程本”露出了马脚。真是让人觉得调音师至死都没有明白是什么断送了自己！与项王最后的悲叹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认为只有明显的错误才能暴露自己，真正暴露自己的却是许多看不见的、不经意间的、一闪而过的。就如同假成绩单、假证书可以让自己捷足先登，但是能力却不能突飞猛进。人要始终不移的做最好的自己。  
  
以上说的是发生在调音师身上的悲剧，影片还为我们指出了调音师悲剧的原因。调音师“有才”的借用了泰姬陵的故事。工程师失去了心爱的妻子，造出了泰姬陵。但是调音师失去的“妻子”应该是成为伟大的钢琴演奏家的梦想！而不是一个假装失明的眼睛。试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这么安慰自己的虚伪和作假的？  
  
故事中除了调音师一个人的故事外，还透过调音师之前的伪装向我们展示了各色人群在失明调音师和有眼睛调音师这两种不同形态集于一身的视界里的不同的生活。老板说：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暴露狂和裸露癖，老板可能在玩漂流瓶或者微信。然而在虚拟的网络里面暴露自己的弱点就如同在盲人面前跳“脱了衣服的舞”，我们认为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可事实上调音师的眼睛正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女人看，并且弹奏优美的配乐。那么当我们网络里面纵情的“表现”自己的时候，屏幕的那边正在有一双贪婪的眼睛。似乎我们并不失去什么，但是我们获得了整个社会共同堕落的机会！内心里是否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呢？一个可以防止我们过度放纵而忘却自己的目光，如果没有，我们将纯粹的会和自己的人生开一个大玩笑。  
  
影片最主要是的告诫关注要反观自己。故事在说是调音师为了便利而失去了生命。然而那个餐厅服务员不也是因为是顾客是盲人而想获得一些便利而失去了自己的善良么？那个老板不也是因为调音师出色的业绩的便利而失去了自己的诚信么？最重要的是，调音师坚信老板不会开除他！那么这种贪图便利的心理一定广泛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里，为了便利，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的出卖一些自己高尚的品质或者伪装了自己，够警戒了。

确定调音师的死我并不是通过开头那是枪声而不是关门声，或者片尾曲是否充满了悲哀的感觉这些蛛丝马迹来推断的。而是从电影本身主题推断，调音师不死，故事将说的很不完整。我们希望他不死，因为调音师没有罪恶到死的地步，因此怜悯之心都希望不要死人。但是在电影里，死人才能把想要表达的表现出来。  
  
为调音师的死去而哀叹吧，为我们自己忏悔吧场景：   
　　由于是一部逐渐推进的悬疑惊悚片，所以本片的场景依次选择在了咖啡馆和客户家。咖啡馆的设置原因如下：1）咖啡馆是西方人日常交流的场所；2）本片讲述的故事与钢琴代表的艺术相关，而咖啡馆的氛围与之协调；3）插入教训服务生的片段可以突出主人公装扮盲人成功后的怡然自得。   
　　而最后的客户家的布置也下了一般功夫：整个屋子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配合了主人公紧张的心态，增添了惊悚的氛围。   
　　   
　　光的运用：   
　　光线的运用没有刻意为之的感觉，以侧光为主。   
　　   
　　色彩的运用：   
　　在路上行走的镜头光线明朗，作为两个室内空间的衔接非常得到，让观众的视觉得到平衡。   
　　站在门外与女主人对话的镜头体现了画面色彩平衡的处理。以房门中央为中轴线向两边展开，由于主人公的站位，深浅颜色比重相仿，使画面更显严谨。   
　　   
　　构图：   
　　整体非常细致、精美，深刻挖掘了钢琴这一元素的艺术美感。   
　　电影巧妙的使用了借景：电影的画面被定格在镜子中的世界里——半裸弹奏的琴者，纹丝不动举枪的女主人，和另一个房间中死去的男主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三角形构图，对他们微妙的关系做了象征性的描绘。   
　　   
　　镜头处理   
　　景别的运用：钢琴比赛主角登场，远景的拍摄给人以旁观和审视一切的感觉，画面构图严谨而规范。俯拍主角坐在钢琴凳上，显示人物的渺小和羸弱，对应比赛的失败。而近景和特写则强调他面对巨大压力时内心的紧张。   
　　在电影的开始，未有画面先有舒缓优美的钢琴声，给人以安静祥和之感。前三个镜头音乐继续，画面是三个特写镜头——演奏时钢琴随着键盘的弹奏而内部构造的细微变化，将安静祥和的情绪延续。接下来的四个镜头——沙发上坐着双眼无神的老者，穿着袜子打着节拍的脚、穿着裤衩的弹琴者，只留出轮廓的暗中人——旁白简单交代了主人公正在进行的一场演奏，这些因素由琴声串连在一起，却让人茫然不知其所以然。   
　　讲述泰姬陵的故事时，对两人都有缓慢地推镜头，表现了两个人对于故事的投入。   
　　叙述扮演盲人的好处，插入几个家庭的镜头时，普遍使用了景深：意喻他可以偷窥别人的生活。   
　　主人公入室，女主人公关门上锁，但却以推镜头继续拍摄房门，让观众好奇房子里隐藏着的故事。   
　　最后一个移动的镜头以钢琴内部开始，缓缓移向弹琴的主人公，当揭示他身后举着钉枪的妇人时，观众的情绪又被调动起来。画面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以同样的角度移动，最后落在墙上一面圆镜中。   
　　   
　　场面调度   
　　画内空间和画外空间：调音师在老妇人家中调音时，有一个长长的内心独白镜头。镜头中主人公在前景调音，而女主人在后面的屋子里，她的影子变化让观众看到她整理主人公外套的行动。——让化外人的影子投射在画内，恐怖情绪增强。 

镜头组接：   
　　在老妇人家中这个镜头，对坐在沙发上已死的男主人的镜头非常巧妙：女主人扶起衣服上沾满血迹（红染料？）的主人公后，镜头打在男主人身上，并用推镜头让观众发现他被射杀的事实，解释了主人公紧张地滑倒的原因。之后镜头打在男主人右侧面，使得一个镜头中既能看到男主人，又能看到女主人和主人公的动作。主人公坐下后，紧张地碰到钢琴，发出不和谐的音阶。再次插入男主人的正面镜头，增强紧张的氛围。女主人以主人公眼镜脏了为借口摘下他的墨镜，长达三秒的镜头一直打在女主人的正面和主角的背面，没有按照常理使用反打镜头。而女主人没有变化的神态更让人为主角的命运捏一把汗。接下来是一个长长的内心活动的镜头：主人公一面故作淡定调音。内心独白牵着观众的思维。当主人公意识到笔记本在外套中时，再度插入男主人的正面镜头，将紧张地氛围又一次推动。   
　　同时，对于弹琴时钢琴内部构造的不同角度特写避免了画面的单调。   
　　   
　　蒙太奇：   
　　道具的使用：钢琴造型的枕头是表现其成长道路中对钢琴重视的一个缩影，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进一步表现比赛失败的失落之情。而鱼缸中金鱼充满生机，对比内心的死寂。   
　　泰姬陵的故事是一个象征蒙太奇——主角本来希望假扮失去了视觉而让客户对他其它感官产生信任，谁知最后却真的面临生死攸关的局面可能失去生命的局面，而被迫演奏出绝妙的音乐。   
　　   
　　节奏：   
　　挺好的，短片嘛~~   
　　   
　　音乐：   
　　声音和画面的配合是本片的一大特色。音画同步与音画不同步都有表现。结尾处用缓缓弹奏的钢琴曲描绘了主人公故作镇定的内心世界，而内心独白。。。。同时画外声音拓展了画内空间【结账的对白配合主角拄着拐杖去下一个客户家，这样的剪辑避免了拖沓，使剧情更为紧凑。音画不同步不仅拓展了画内空间，并且表现出主角在行走中回想起刚才装扮盲人教训服务生的成功，得意忘形地在斑马线前提出扶老太太过马路，表现他扮演盲人并非无懈可击，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自满的情绪，为后来的故事做了铺垫。】   
　　叙述泰姬陵故事的同时，加入之前调音的片段——在老人家、敷面膜的女人家、只穿短裤的男人家、跳舞的女孩家——前三个只有画面，后一个则加入了对白。因为前三个家庭中尚有主角的旁白，而旁白结束后则用与女孩的对话来填充声音的空白，并延伸剧情。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音乐起了推进故事情节的作用。主人公滑倒后，还未了解发生了什么，背景响起充满悬疑气氛的音乐，将前半部分的明快彻底分割开来。主人公坐下后，紧张地碰到钢琴，发出不和谐的音阶。再次插入男主人的正面镜头，增强紧张的氛围。主人公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三句“说些什么”将整个惊悚的氛围推到极致。当观众正为他无话可说的局面焦急时，舒缓的钢琴声再度响起，钢琴曲在这里适度的缓解了紧张地神经。依旧是开篇的三个镜头——演奏时钢琴随着键盘的弹奏而内部构造的细微变化。更进一步平和观众们紧张的情绪，起到了欲扬先抑的作用。观众们想从镜中发现事情的推进，钢琴曲继续推进，然而画面却戛然而止。给了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